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敘

太上忘情，賢者過情，愚者不及情，故至人無夢，愚人無夢。是莊生之栩栩夢為蝴蝶，彼猶是過情之賢者，不能如太上之忘情，亦不能如至人之無夢者也；是鍾情者，正賢者之過情者也，亦正夢境纏綿之甚焉者也。不知莊周之為蝴蝶，蝴蝶之為莊周？然則夢生於情，抑情生於夢耶？古人云：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故情也，夢也，二而一者也。多情者始多夢，多夢者必多情，猶之善為文者，文生於情，情生於文，二者如環之無端，情不能出乎情之外，夢亦不能出乎夢之外。

昔晉樂令云：未嘗夢乘車入鼠穴，搗齏啖鐵杵，皆無想無因故也。無此情即無此夢也，無此夢緣無此情也。

妙哉，雪芹先生之書，情也，夢也；文生於情，情生於文者也。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之妙文，乃忽復有『後』、『續』、『重』、『復』之夢，則是乘車入鼠穴，搗齏啖鐵杵之文矣。

無此情而竟有此夢，癡人之前尚未之信，矧稍知義理者乎？此心耿耿，何能釋然於懷，用敢援情生夢、夢生情之義，而效文生情、情生文之文，為情中之情衍其緒，為夢中之夢補其餘，至於類鶩類犬之處，則一任呼馬呼牛已耳。

嘉慶甲戌之秋七月既望，嶺山樵識於夢花軒。